



# 中國大運河歷史文獻集成

51

主編 王雲 李泉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三十五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年清口為黃水灌入裴家場悉起油沙天妃閘底淤墊本年回空糧船不能進口乃於清河縣南腰鋪地方支河之連張福口者疏浚通舟由周家閘行 是年總河都御史王光裕親勘河患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二

情形疏略云循天妃閘而下見黃流倒灌直入運河以天妃一閘不能下板漕河淤墊兩岸潰決查天妃閘內舊有五閘遞互啟閉以防灌淤今僅存二閘其閘俱廢今宜照舊基復建福興一閘啟一閉二再於秋冬大挑運河使深以復河身之舊部覆相應準其復建福興一閘啟一閉二無得阻滯往來商民船隻先是康熙六年通政司經歷王明德上治水法未盡備疏內請復漕規閉天妃閘次年部覆據河漕臣會

疏稱天妃閘逼近黃淮難以啟閉又御史徐越屢疏言之至是光裕復疏言之 揚州府志

高郵鄉官王永吉修復天妃二閘議揭云竊照漕河閘座沿途建置甚多遇泉源枯涸則下板以待其盈若遇河流泛漲則亦下板或啟板以殺其怒總之權緩急酌盈虛故緯挽無滯之虞而舟楫鮮衝激之患未有陟峻奔喘險惡艱危如淮安府境內天妃頭閘之甚者此閘南至清江浦十里北至清口不足二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二

三里口外正當黃淮交會之衝淮水東注黃水北來擁逼淮泗之水合併南下入口極猛宜其勢重而力大也每當水發之時關水高四五尺或六七尺不等飛瀑怒濤驚魂奪魄下水放關之船疾如飛鳥若墜深淵浮沈難定一入迴溜人船兩傷上水打關之船頭稍倒豎難若登天水石相搏中流斷纜孟賁烏獲力無所施篙師長年都無人色鱗次何干日日屠宰羊豕演戲賽神繹絡奔走呼號拜跪雜沓爭先糜費

金錢無算額設閘夫皆係積年地棍熟知水性放閘打閘俱能巧弄機關操人禍福勒取錢財除商民船隻每隻索銀若干方肯包管拽放外即如漕糧白糧亦必預先講定每石索銀八釐一分不等積算通漕糜費金錢亦無算凡此腹削之脂膏總是掛欠之實數良可惜也稍不遂意絞閘左右繩纜鬆緊閘棍略顯神通磕撞立時粉碎漕糧白糧每年每幫定損數隻水手搶救剝船撈運盡是閘棍一黨獲利更多而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三

縱有閘棍不能恐嚇以取財也何獨天妃止有一閘心竊疑之及詢土人僉云先年原有天妃二閘基址在清江造船直隸廠邊旁舊有月河一道此閘即在月河中間後因天時亢暎河水乾枯黃流徑入淮河泥沙淤墊從此月河湮塞而二閘遂廢矣由此觀之前人制度原極精詳今日揣摩偶然暗合伏望台臺委官相度或即以清江閘為三閘而於天妃清江兩閘達中地方添造天妃二閘抑或清江閘改為天妃二閘而於清江浦上下酌量遠近揀擇相應地方另造清江一閘各置堅厚閘板設立閘官閘夫俟南北臨濟瓜儀成規以時啟閉但使天妃頭閘之水平得一尺二尺則下水放閘與上水打閘十分之中省得四五分危險軍民商賈便無顛覆沈溺之憂不必乞靈於鬼神而閘棍雖奸刁亦無所用其巧矣一閘之費極多不過四五千金仍有舊閘廢石可以起用所費極省而所全最大况係修復閘座與創設閘座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四

不同諒非格碍不可行之事也抑永吉尤有慮焉二  
閘或三閘下板則天妃閘內之河水固以蓄積而漸  
平但恐天妃閘外之河水亦以迂緩而漸滿西邊  
帶月河隄岸單薄恐易潰決所當併議估計或加椿  
板增闊培高抑或包砌石工用垂永久約計丈尺為  
數不多成功甚易此地最為黃淮要害平日亦當綢  
繆不宜滴水滲漏耳倘蒙采擇會計詳確即賜會題  
漕運商旅百世永賴之矣 王鐵山疏議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五

是年淮水漲十餘日清水潭隄決田廬盡沒民多流

七 高郵州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一年總河王光裕修寶應縣子嬰

黃浦永安等七閘是年水漕隄決 揚州府志

是年四月清水潭復決民饑 高郵州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二年總河王光裕自至江都芒稻

河改造閘門迎金灣河建滾水壩於邵伯南 揚州府

志

是年大水時修築清水潭西隄將竣復決田稼存者  
無幾 高郵州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三年清水潭決口塞 寶應縣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四年決江都運河之邵伯 淮安府

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五年水浸揚屬漕隄殆不能支隨

即崩潰高郵之清水潭陸漫溝江都之大潭灣等處

共決三百餘丈殘缺不可勝數深及四五丈不等自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六

隄以東浩浩乎茫無際涯矣報聞

聖心惻然中夜徬徨憂不能釋特遣工部尚書冀如錫

戶部侍郎伊桑阿等親行相視訪究利病刻期奏報

罷河臣王光裕知安徽巡撫靳輔才移為總河都御

史 揚州府志

是年夏五月水發清水潭西隄再決及城南東隄上

下河俱淹 高郵州志

是年清水潭復決先是十四年有秋布政使慕天顏

題準災田成熟者三年後方起科納糧時官茲土者

以蠲租不便於已也謂田既涸出應改為本年起科

巡撫馬從其議委淮揚道副使黃桂踏勘是為十五

年五月也桂至興化鹽城方肆苛求會大霖雨清水

潭復決高郵江都東隄凡決數十處汪洋六百餘里

不獨涸田盡沒於水水且及民屋簷民繫舟屋角穿

瓦為穴出入其中耕牛無托足之地被災之慘是年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為最實應縣志 是年若不遭清水潭之復決馬黃二人將累民無已苛政不猛於水哉馬名枯滿

是年五月高郵漕隄決興化水驟長以丈計舟行市

中漂溺廬舍人畜無算興化縣志

是年決山陽運河之山東厥淨土菴其高郵之清水

潭塞而復決又決高郵城南小口三十餘處并江都

之大潭灣四淺竹林寺邵伯等處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六年總河都御史靳輔疏稱運河

自黃流內灌之後日墊日高今年八月內河底竟致

乾涸隨閉隄挑浚因回空不能久待止量挑一二尺

不等擬於明年立春後十日土凍方解時即行閉壩

大挑總限百日完工其明年春運過淮之期必俟略

為展限臣擬四月初旬內完工開壩放船五月終可

以盡數過淮嚴加催趕務於七月初旬盡催過臨不

悞十七年回空以濟十八年之春運也揚州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築江都漕隄以高郵清水潭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決口深不可築更於湖中繞迴開河一道改築東西

隄與舊隄相屬河成名曰永安河揚州府志

是年又三月題為恭報先挑運河工程告竣等事奉

旨覽卿奏挑浚山清等處運河完工開壩淮水已歸故

道具見實心料理可嘉 再大挑山清高寶江五州縣

運河增築兩岸其決口三十二處並塞之 十月疏

報更改南運口 十一月題為酌改運口等事部覆

奉 旨河道關係重大特簡靳輔專任一切修築事宜今該

督以節省錢糧另開運口具題兩部不即準行議令伊  
桑阿等會議故為耽延殊屬不合這本內事情俱著照  
該督所奏行

靳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八年四月恭報清水潭決口工竣

日期奉

旨覽卿奏修築清水潭東西隄決口閉合龍門節省錢  
糧甚多具見殫心料理深為可嘉知道了該部知道

六月改置南運口於三汊河 大江以南各省漕運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九

自瓜儀而北凡四百五十餘里至清江浦天妃閘以  
入黃河此明臣平江伯陳瑄之所開也萬厯間河臣  
潘季馴以天妃閘直黃河故不免內灌因移運口於  
新莊閘以納清而避黃後亦以天妃名之非其故矣  
然其口距黃淮交會處不過二百丈黃水仍復內灌  
運河墊高年年挑浚無已兼以兩河滙合滌洄激蕩  
重運出口牽挽者每艘常七八百或至千人鳴金合  
噪窮日之力出口不過二三十艘而濁流奔赴直至

高寶城下河水俱黃居民至澄汲以飲於是建閘置  
壩申啟閉之條嚴告刻石除重運回空及貢鮮船隻  
放行外即閉壩攔黃凡官民商艇俱令盤壩往來夫

閉壩之制不獨不便於民且空重往來之時仍不能  
禁黃流之不入乃不得已之圖非不易之策也蓋因

當時太山墩一帶及七里墩外皆森然巨浸舍新莊  
閘之外別無彼善於此之地地形水勢實限之以不  
得不然耳自黃河倒灌以來西北自白洋河于家崗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十

一帶直接泗州東北自吳城張福口一帶直至武家  
墩卑窪者悉變為高原清口以內裴家場帥家莊爛  
泥漫周圍數十里凡墊成平陸之處臣挑引河四道  
淮水仍出清口是則黃流之灌在當時誠大為運河  
之害而在今則頗受其利矣何也清口兩岸墊高天  
然成隄黃淮不得交漫一利也太山墩上下洪濤盡  
涸而運河之地形愈加完固建閘置壩可以惟我之  
所擇二利也清口之內橫亘灘洲淮盛則泗水滔滔

北注淮弱則湖水常有所蓄以濟運而不至於盡洩  
即黃漲山乘亦限於灘洲而不得縱不久而淮水盛  
長即便抵回三利也因而譬之清口全淮之口也洪  
澤湖其腹也所挑裴家場帥家莊爛泥淺諸河則其  
咽喉而新莊開河岸則其唇吻也夫以黃河之悍烈  
而運口出於唇吻之間宜其淺露而無庇徑直而受  
灌濟運之清淮反為濁黃之所抵而不得入也於是  
酌議拜疏移運口於爛泥淺之上自新莊開之西南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十一

挑河一道至太平壩又自文華寺永濟河頭起挑河  
一道引而南經七里閘復轉而西南亦接之太平壩  
俱遠爛泥淺之引河內則兩渠並行互為月河以舒  
急溜而備不虞外則河渠離黃水交淮之處不下四  
五里又有裴家場帥家莊二水乘高迅注以為之外  
捍而爛泥淺一河分其十之二以佐運仍挾其十之  
八以射黃運艘之出清口譬若從咽喉而直吐即伏  
秋暴漲黃水不特不能內灌運河并難抵運口間遇

東北風大作累日不止濁流乘之而風迴溜駛不旬  
日而停沙一刷無遺矣是以邇年以來重運過淮揚  
帆直上如歷坦途運河永無淤墊之虞淮民歲省挑  
浚之苦矣雖然旱澇不常湖水設有時而淺涸諸引  
河勢不能暢注而俱出則寧使裴家場之水斷流而  
爛泥淺一道務須挑浚深寬毋或緩此而顧彼此則  
意外之虞不得不預為之籌者也 是年增挑南運  
河起土加築兩岸隄 靳文襄公治河書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十二

是年開滾水壩於江都之鮑魚背 揚州府志  
是年塞清水潭大決口山陽運河戚家橋隄工衝決  
五十餘大本年隨塞 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九年水再置滾水壩於高郵城南  
八里又置於寶應子嬰溝 揚州府志  
是年淮水大漲七月朔南水關潰水入城關閘往來  
皆以舟楫壞民屋廬無算 高郵州志  
是年大水漕隄決 興化縣志

是年創建山陽運河之鳳陽厥減水壩一座創挑阜河四十里以通北運

淮安府志

是年創建碭山毛城鋪大谷山宿遷攔馬河歸仁隄

邳州運河東岸馬莊集減水壩十一座 開阜河上

接加河通運又開張家莊通運口 明萬歷三十一年

總河李化龍開加河行運自夏鎮達於直河口不

由徐呂二洪避黃河之險者三百里漕運利之後直

河口塞改行董口及董口復淤遂取道於駱馬湖由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十五

汪洋湖而西北行四十里始得溝河又二十餘里至

窩灣口而接加第駱馬湖本窩田也因明季黃河漫

溢停積而成湖夏秋水發不碍行舟至冬春水涸其

淺處不流束楚且水面遼闊繚纜無所施每重運入

口即役兵夫數萬於湖中撈浚浮送北上而所撈之

渠不旋踵而汨沒於風浪之中年年畚鍤宿邑騷然

苦之况黃河復故雨潦各有所歸湖水必致日涸且

撈浚無所施實漕運咽喉之大虞矣查宿邑西北四

十里阜河集其地溝渠斷續有舊淤河形一道若挑

新濬舊因而通之可以上接加河之委而下達於黃

但啟土於沮洳之地為力甚艱又南患黃河之逼北

慮山左羣山之水不有隄防不可以行運乃揆測規

畫即取水中之土以築水中之隄南起阜河口北達

溫家溝水深之處挑水旱工共二千四百丈兩岸築

隄四千八百丈凡邳宿兩州縣舊河內一切漫流旁

洩決口三十餘處盡行築塞又起自溫溝歷窩灣至

邳境貓兒窩計四十里從無隄岸每山泉暴漲即一

望滔天復兩岸築隄二萬七千丈然貓兒窩一帶為

徐兗諸水之所注納水太盛則隄必傷故建減水大

壩三座以洩之至如貓兒窩以上地亢土堅則空之

而非隄又貓兒窩以西至唐宋山三千餘丈乃窪窪

暴漲之所從出入者則隄之蓋自阜河而上者無不

治矣惟是下口直截黃河遇伏秋暴漲不無內灌之

虞於是復加斟酌相得阜河迤東二十餘里張家莊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十四

其地形卑於阜河口者二尺餘而黃河上下水勢大抵每里高低一寸自阜河至張家莊二十餘里黃水更低二尺餘內外水面高低相準乃復挑支河一道自阜河歷龍岡岔路口達之張莊出口蓋前此阜河出口如丁字形黃水自西而東阜河水自北而南兩溜相抵而不相比且黃強清弱故易灌今張莊之出口如人字形黃水與張莊口之水俱自西而東與溜相比而不相抵况又以阜河地高之水下注於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十五

餘里地卑之出口其迅流更足以抵黃也由是上則東省河流滔滔奔注常東本等之水於漕中而洩暴漲之水於壩外下則運口常通永無淤塞之慮矣張莊運口為阜河尾閘東通駱馬湖甚近若不堵塞則阜河之水與湖水必半從此入黃中河之水必弱春初重運難行閉之則夏秋水發又恐內漲傷隄應將張莊口閉塞於其東建分水閘二座以減之尤恐異常窪潦如康熙十九年二十四年之水洶湧漫溢

今河臣王新命倣東省坎河口壩之制堆積亂石為壩誠為深慮然高虞宣洩不及當再建一平水大壩策方萬全但湖口一帶沙土鬆浮須於宿遷治西馬陵山址土堅處為之更自張莊順見行之河開複河一道經駱馬湖東至馬陵山接中河以行運而置見行之河以為月河洩水之地則往來船隻行不經壩可無掣舟之患兼以速黃而備不虞此亦善後之計勿以為過慮而忽之也阜河運道自窯灣至吳家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十六

溝十餘里東西隄相去二三百丈地極卑下水一出岸即浩瀚滔天每東北風起西隄衝塌殆盡而西隄內外皆湖河沮洳無從取土修築甚難又河形彎曲一里數折繹挽者苦之蓋當時因大工屢興請節已數百萬又正值軍興旁午故力圖節省但循河形而挑築故也今應於冬春之候窯灣口以上放水東入駱馬湖使洩出河底凡河道灣曲處皆挑直之即以所挑之上填築岸隄移西隄引近東隄俾兩岸相去

不過五六十丈則河形漸束隄工無風浪之虞且重運飛輓亦易前矣

新文襄公治河省河防雜說云

決口數十餘處內黨灣一口乃近年通運之處也此工成於十九年之冬至二十年七月內黃流大漲項

剩淤墊一千餘丈不能通舟後時紛紛議論俱欲折去黨灣壩壘仍由駱馬湖新公力辨其非觀督官弁

兵丁人夫將淤墊處酌量挑挖大餘黃水稍落清流隨出仍舊刷成大河矣蓋測探水勢知黃河由阜河

口至駱馬湖口計程不過四十餘里而阜河黃水較之駱馬湖口黃水實高三尺其阜河運口有淤墊之

患者良由清水之長以漸而增而黃河則每每陡長數尺方黃水陡長之時而清水不長則黃流自是倒

淮一經倒淮則淤墊立見也隨將阜河口攔黃壩暫行開斷另於阜河迤東歷龍岡岔路口至張家莊止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十一

挑新河三千餘丈使出阜河石砌之清水由此新河內行至張家莊歸入黃河是為張莊運口二十二年九月內黃水忽從龍岡漫入新河又復淤阻隨於石砌淤築攔黃壩一道非使黃水內灌一面設法疏通不過旬餘而新河水仍暢行矣然新河之南應築隨河大隄三千餘丈以攔黃派北工若成新河可恃以不淤而運道永無阻滯矣

康熙七年以前糧艘抵宿遷率從董口北達自董口

淤塞之後遂取道於駱馬一湖特是湖底淺澀土性

溼爛篙師率謝技彈力且水面遼廣繚繞復無所施

於是銜尾者膠浮不得前每逐艘挑挖昇送宿邑駭

然猶慄慄以滯運懼靳公毅然救其弊因創開阜河

四十餘里以達之然其地沮洳取土既匪易又北受

山左諸山之水慮不支且南接黃流亦有內灌之慮

公又為之揆測規畫取水中之土即築水中之隄而

束水有藉備減水之區以防山水之至而洩漲有賴

然阜河之口直接黃水則遇黃漲時必有內灌沙澱

之虞公又細測地形灼見自阜河迤東至張莊路僅

二十里許乃阜河之北高三尺張莊之北卑三尺即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十一

黃河迤東高卑之數亦同於是將阜河通黃之口竟

行堵塞而於阜河迤東復開新河一道直達張莊以

阜河地高之清水下注於地卑之張莊出口夫然後

清水常強足以敵黃俾黃水永無倒灌之虞五年以

來飛輓迅利而地方寧息軍民實慶永賴云

淮安府志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年增置高郵南北滾水壩前後

增置凡八座壩口二三十丈不等對壩皆開越河以

防舟行之險凡舊隄險要處皆更以石揚州府志

是年創建寶應子嬰溝高郵永平港南關八里鋪柏

家墩江都鰍魚口減水壩共六座改建高郵五里鋪

車邏港減水壩二座靳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總河靳輔

至京陛見

上問已見黃河輔回奏河工最是艱難但人事既盡亦無不可

成之功即如清水潭從前屢塞屢決臣為避深就淺

欽定四庫全書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十五

之計越湖築隄駱馬湖淺澀不通臣相度地形水勢

改挑阜河別開運道彼時大小屬官皆以為創行新

建相顧畏懼臣一力擔任示以必可成之理即有後

累不以相及究竟清水潭築成阜河開通此皆人力

既盡無不可成之明驗也餘語俱見黃河 靳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二年大修兩河各隄工告竣奉

旨將地勢稍卑之處再行增高并遠年舊隄悉為加築

完固 前此經理案內之邳宿二州縣北運河兩岸隄

工山清高寶江五州縣南運河兩岸隄工以及黃河

兩岸高堰一帶濱湖隄工俱經築竣靳公陛見後復

俞善後之請發帑增築前工之稍卑者更加築遠年

舊隄建邵伯南減水壩以為萬全之計云淮安府志

是年兩河會歸故道靳文襄公治河書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三年重挑金灣人字河揚州府志

志

是年建惠濟閘在馬頭東南七里溝舊名通濟閘明

欽定四庫全書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二十

嘉靖年建引淮水以達漕運後以河水南侵閘底淤

墊至是新鑿漕河於遙南三里更建閘座為新運口閘

名惠濟今現行漕清河縣志

是年九月二十七日總河靳輔題山清高寶一帶運

河先因淮水微弱黃流倒灌臣將歸仁隄官路河挖

開放水歸河助淮嗣此淮流亦漲運河仍係清水高

堰湖水九月方長較去年更高尺餘亦賴減水壩宣

洩不致漫隄奉

旨該部知道 河防志

是年冬

聖祖仁皇帝南巡

駐蹕紅花埠侍衛趙昌傳

諭總河靳輔進問高寶興泰一帶下河為何積水不去

臣輔回奏高寶興泰是窪下之區如同釜底向來河

道淤塞是以下雨積水并減壩洩下之水一時難去

又問開挑下河工程要費多少錢糧臣輔回奏當日因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五

科臣許承宣條陳臣照議曾估計過約用錢糧一百

多萬但臣一時不敢輕議况費錢糧甚多或用民夫

開挑方可節省國帑

上又問若用民夫挑浚幾時可以完工臣輔奏必得十

餘年方可告成

上云太遲若到十年知道將來河道如何不若仍動錢

糧速速興工為是如今科道見有條陳帶在此問要問

爾臣輔奏下河工程臣選細細看明方敢具題 十一

月初六日吏部尚書伊桑阿等奉

上面諭朕車駕南巡省民疾苦路經高郵寶應等處見

民廬舍田疇被水淹沒朕心深為軫念訪問其故具悉

梗槩高寶等處湖水下流原有海口以年久沙淤遂致

壅塞今將入海故道浚治疏流可免水患自是往還每

念及此不忍於懷此一方生靈必圖拯濟安全咸使得

所始稱朕意爾同工部尚書薩穆哈往被水災州縣逐

一詳勘期於旬日內覆奏務期濟民除患總有經費在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五

所不惜爾等體朕至意速行 初九日

上回鑾至淮安

問云河道情形我俱詳細曉得只是下河之水因無去

路民田尚然淹著該得開浚這工程爾可兼任得麼臣

輔奏臣加修工程未完况歲修險工甚多臣不能兼

顧

又問另委人做使得否臣輔奏極好

駕至天妃閣

問云天妃閘這樣險何不再造一閘分殺水勢臣輔奏  
已建有七里閘一座

駕至七里閘口

上云這閘造得有理連聲稱好

上見蓮口新閘

問云這閘是為何而造臣輔奏臣恐黃水大漲天妃閘

不能承當所以又造這清水閘束水專為天妃閘而

設的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又問建了此閘天妃閘雖好了此閘水勢難行何不也

造兩座臣輔奏再造一座果然極好只是多費錢糧

又問添這一閘要費多少銀子臣輔奏要費二萬多銀

子

上云於住來船隻有益就費二萬兩也罷了 又奉

上諭云今年黃水倒灌運河不可為訓爾須酌一治安

之策令永不倒灌 斯文集公治河書

許承宣議復五塘舊制

上命督撫河漕鹽諸臣會勘時司馬原具有挑浚海口  
之議祇以帑費不貲故未及舉行至是

上面諭吏部尚書伊桑阿等於是帶領淮安府知府高

成美前往泰州興化鹽城等處一一勘明十一月十

八日回奏二十八日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 淮安府志

十二月初六日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得吏部尚書伊

桑阿等疏稱臣等祇遵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上諭將興化鹽城等州縣海口詳勘得山陽寶應高郵

江都泰州興化鹽城等州縣之水原從車路河白塗

河等處流入運鹽串場河出白駒場丁溪場草堰場

劉莊場等十餘口由苦水洋關龍港信陽港廟灣入

海今因年久車路等河串場河及各場出口俱被沙

土淤淺比高郵興化等處河身反高以故水雖仍流

而蓄水不能出口今將減水壩一帶運河水口決濬

漢流將會流串場河之車路等河及串場河白駒丁

溪草堰場等口俱挑濬深闊引高郵等州縣滴水入海庶永免水患生民得以樂業矣等因具題前來查得高郵寶應等處因水漲漫將民廬舍田疇淹沒是以

皇上軫念將錢糧盡行蠲免復屢次賑濟窮民今

皇上巡幸見民廬舍田疇被水淹沒深為軫卹

特旨差大臣將被水患州縣並入海舊河逐一確勘不

惜經費務期挑浚下流令被災億萬窮民盡復產業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五

涸田得以耕種使其得以永安雖堯舜如天之仁不

是過也相應將河挑浚以濟生民又查總河靳輔管

河各官治河年久熟識地方形勢水性應令總河靳

輔親往車路等河并串場河白駒丁溪草堰場等口

逐一確勘作何挑浚深闊使高郵等州縣減水壩一

帶運河水口引流入海其所用錢糧細數造冊具題

到日工部確議具覆至興工之日若見任官員不足

該督題請可也奉

旨靳輔見在督理黃河隄岸又令兼理海口必致兩誤且黃河海口係在兩處應另差官督理著再確議具奏

部議將安徽按察使于成龍差出專責料理高寶等

處下河事務具題奉

旨依議

河防志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五

五

行水金鑑卷一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三十六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總河靳輔題

奏高寶興泰山鹽等七州縣下河田畝被積水沈淹

者自明代已然其患非一日矣我

皇上親幸斯土目擊黎民昏墊之苦特沛 恩綸大加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六

修治既遣臬臣于成龍專管督理又以臣任河年久

應知挑浚機宜并

命臣綜理其事敢不捐頂糜踵電勉奮發力圖報效惟

是治之一法宜握要領審全局而曲圖節省也蓋七

州縣下河海口高昂而地低於海潮不下五尺從前

海潮內灌不可以耕曾經宋臣范仲淹築隄以障之

隄成而民享其利名其隄曰范公隄頌之感之至今

不衰今若循先挑海口之議則是引潮內浸與范隄

障水之意相悖不特積水必不能洩而糜帑殃民將

無底止矣治之之法全在東水注海夫內地既卑於

海潮五尺則應於內地築隄高一丈六尺以高一丈

六尺之隄自足以東高一丈之水內水既東高一丈

則高過海潮五尺其趨海之勢必速而無流滯之虞

矣隄既高一丈六尺則隄頂高過水面六尺其東水

之力必堅而無旁潰之患矣臣所謂宜握要領者此

也築隄東水固為握要之計然運河之新舊減水閘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  
卷一百三十六

壩何止數十處即下河七州縣之河渠溝港所以承

運河各閘壩之水者何止數十道若不盡行築隄以

束各處減下之水則水仍散亂無收漫淹田畝若欲

一槩興築則其費數倍何止須帑千餘萬金臣再四

籌維查減水壩之最大而多者莫過高郵城南今應

將高郵城北井車邏以南邵伯鎮以北之零星閘壩

俱行閉塞拆取石料移於高郵城南邵伯鎮南二處

改建深底大石閘二座俾洪澤湖減下之水并天長